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主编 陈春声 罗 勇 王 东

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

陈支平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主编 陈春声 罗 勇 王 东

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

陈支平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 / 陈支平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4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218-11200-8

I. ①客… II. ①陈… III. ①客家人—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5103 号

KEJIA MINXI DE XINGCHENG JIQI YUANLIU

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

陈支平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出版策划: 钟菱

责任编辑: 钟菱 王红星 李春龙

插图: 曹知博

印章篆刻: 林清书

装帧设计: 吴长乐 金彤

责任技编: 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40 千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ISBN 978-7-218-11200-8



9 787218 112008 >

世界客家文库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小丹 吴伯雄 吴德芳 黄华华 曾宪梓

世界客家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桂科 杜传贵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河 应中伟 张伟涛 张燕卿 萧宿荣

执行主编 肖风华 钟永宁

编辑部主任 钟 菱

世界客家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春声

执行主任 陈支平 曹树基 罗 勇 王 东

学术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幼楠 王琛发 庄初升 刘大可 刘义章 刘正刚 刘永华

刘志伟 刘晓春 刘道超 劳格文 严修鸿 李如龙 杨宏海

杨彦杰 肖文评 吴庆洲 吴良生 邱国锋 张 侃 陈世松

陈弘君 周建新 周雪香 郑振满 房学嘉 胡铁球 黄志繁

梁浩翰 谢有顺 谢重光 谭元亨 潘朝阳



陈支平 祖籍福建惠安，1952年生，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西南民族学会会长、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主要著作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明史新编》《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历史学的困惑》《透视中国东南》《民间文书与明清族商研究》《台湾文献与史实钩沉》《史学水龙头集》等，编纂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100卷、《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刊》100卷等。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访问美国时，曾把《台湾文献汇刊》作为礼品之一赠送给耶鲁大学，该书2009年入选“建国60周年教育成就展”。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总序

清嘉庆十三年（1808），执掌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受广东东莞、博罗一带“土客械斗”的触动，招集院内诸生，讲述客家源流及其语言文化。徐氏的讲述，后经门人整理，以《丰湖杂记》为名，收录在《和平徐氏族谱》之中。^①在客家研究的学术史上，徐氏的这份讲述，“虽文仅一千余言，然颇能简明得要，且为最先提述客家源流问题的作品”^②，故而一直被视为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先声。

以《丰湖杂记》为起始，客家研究已走过200多年的历程。200多年来，围绕着客家历史文化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可谓丰富而又饱满。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纷纷介入，在多学科交叉与整合背景下的“客家学”建构，正在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实践。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200多年来的客家研究进程中，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前者在继承和发展徐旭曾以来客家籍传统文人士大夫对于乡土历史与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的同时，又立足于现代的学术规范，“以科学之方法，为客观之论述”^③，从而首次以严谨的学术理路，对客家历史与文化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厘定，并得出了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系统分明的“民系”（或“支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客家是由于

① 详请参阅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第297～2199页。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社，1933，第2页。

③ 朱希祖：《客家研究导论序》，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朱序，第1页。

历史上多次移民运动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等一系列重要结论。至于《客家源流考》，则主要是以客家谱牒文献为基础，进一步夯实前书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继罗香林先生之后，海内外学术界又推出了大量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类后续的成果除了拾遗补缺之外，总体上都没有超过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的水平。一直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众多社会科学学科的加入，特别是随中国改革开放而来的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日趋频繁和深入，反思罗香林先生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突破已有的以历史源流考证、方言特征描述和民俗事象举证为旨归的有限格局，一种全新的客家研究范式才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在学术史的分期上，我们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客家研究，笼统地归入由罗香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就研究范式而言，这一传统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出发，通过梳理北方汉族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来辨析客家的渊源流变，再对客家的民族归属问题进行剖判；其二，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主要是以零星的正史材料和地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谱牒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方式，“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汉族移民史”范式主导下的客家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承传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但是，从学理的层面看，这一研究模式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不足。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宏观的“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同一部汉人南迁史背景下南方汉族又分化成不同方言文化群体的这一重要事实。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南方汉族人群中，不仅有客家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还有吴、湘、赣、闽、粤等诸多汉语方言文化群。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在北方汉人南迁的这一共同背景下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这一事实表明,仅仅从汉人南迁这个单一的移民史维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其他南方汉语方言群体之所以不同于客家的历史文化缘由。其次,这一研究路径在整体上漠视了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片毗邻区域(笔者称之为“赣闽粤边”)历史文化景观的独特性,漠视了该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与客家形成及发展之间的种种内在关联。数十年来,在“汉族移民史”的研究理路影响下,作为客家赖以生存与发展地理基础的“赣闽粤边”,一直以来只是一个“配景”,是接纳北方人口南迁的“容器”,是承载随北方人口南下而来的中原文化意识、文化观念和文化事物的“集装箱”。在这种“赣闽粤边”完全“不在场”的叙事模式下,客家就是一群“中原衣冠”辗转南迁、“雅不欲与土人相混处”^①的“中原音韵”承传者、“诗书礼乐”传播者和“爱国保族思想”的勇敢实践者。^②至于赣闽粤边区域内部的族群关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互动等各种因素,对客家这个特定的区域性语言文化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叙事模式之下,则一概阙如。

就主要研究策略来看,“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主要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宏观发展进程,经由对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北方汉族人口南迁过程的梳理,来厘清客家人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借以证明客家是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彰显客家人根在中原和忠义爱国的群体特性。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研究的核心关怀,一方面是力图化解自19世纪以来华南地区日益强化的客家人与周边其他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另一方面又与20世纪初叶以来华南地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相呼应。在这样的研究策略和核心关怀指导下,作为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宋金对峙、蒙元南下以及清军入关等等,遂成为理解客家起源与发展的几个最主要的历史情节。相应地,所谓“中原衣冠”“义不帝秦”“诗礼传家”“崇文重教”等,便成为客

① 徐旭曾:《丰湖杂记》,罗香林编:《客家史料汇编》,第299页。

② 详请参阅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四至第八各章。

家人或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围绕着客家历史与文化所建构的一整套叙事模式，包括在这一叙事模式之下所积淀起来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各种知识，都与上述这套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纷纷介入，特别是经过中国史研究从原先的“宏大叙事”向中观层面的“区域史”路向的转变，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开始了对罗香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与检讨。正是在这一反思与检讨的过程中，客家研究进入了学术上的“突破”期。

这一时期所谓的“突破”，尽管体现在问题意识、研究理路、概念工具乃至具体方法等各个不同的面向，但由此前“汉族移民史”的宏大叙事模式，向“区域社会史”叙事模式的转向，则是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尽管就严格的意义而言，最近二三十年来所问世的客家研究成果，丰富而又驳杂，以至于我们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理论范式来加以归类；但是，把客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及客家文化的类型特征放置于特定的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之中，从区域社会的发展过程、人口流动、族群关系、生计类型、贸易网络、区域互动等各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客家这个特定的方言文化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辨析客家文化与周边其他区域文化的异同，则是这一时期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取向。在“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下，客家这个地域性的语言文化群体，就不再是一群行色匆匆的北方来客（及其后裔），而是赣闽粤边地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研究的整体理路，是以赣闽粤边这一特定的地理范围及其相邻区域为基础，揭示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构成区域历史或区域文化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作用。它重在从区域内部的人地关系、族群关系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互动过程中，来理解地域社会的类型及其特征。与以往那种宏观的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相比，这一研究路径所开凿出的诸多研究课题，所发展出的各种研究方法，所凝练出的各种理论诠释，不仅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

于客家历史与文化的认知，而且为推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向纵深的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学术资源。

正是基于对百余年来客家研究学术史的以上认识，我们在编辑这套“客家学术研究丛书”时，把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作为整套丛书的第一种。这样的结构安排，既是对百余年来客家研究学术史的尊重，更是对罗香林先生这份学术遗产的格外珍视。而整套丛书所希望重点呈现的，自然是最近若干年来客家研究界所贡献的一系列最新成果。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客家研究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是一项世界性的学术事业。从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到当代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界，关于客家人、客家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一直就未曾中断过。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客家研究的发展与“突破”过程中，一些来自于海外的学术成果，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着手编辑这套丛书时，我们也曾考虑将海外学术界的重要成果加以收录。然而，由于这些成果大都是以外文出版或发表的，短时间内很难一一译成中文。故而，除梁肇庭先生的著作外，其他的成果暂时都未能编入丛书。这当然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殷切地期待译界朋友能尽快地将这些成果系统地译过来，一方面以嘉惠整个学林，另一方面也让这套丛书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和饱满。

是为序。

王 东

2018年2月1日

客家文化
目录

引 言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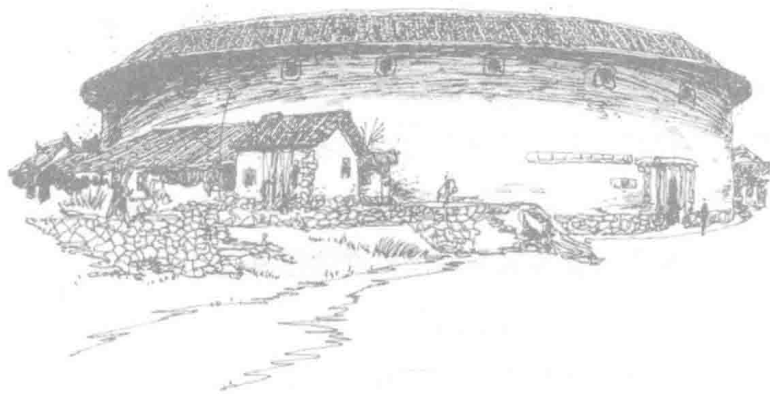
上 编

- 第一章 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 / 4
- 第二章 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中原居地没有差别 / 8
- 第三章 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南迁过程大致相同 / 19
- 第四章 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南迁时同祖而分支 / 26
- 第五章 由非客家人汉民分支而成为客家人 / 42
- 第六章 由客家分支而成为非客家人 / 59
- 第七章 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反复交错迁移 / 80
- 第八章 结语与需要讨教的问题 / 100
- 附 录 族谱资料与客家历史研究 / 112

下 编

- 第九章 推展客家民系与其他民系的比较研究 / 130
- 第十章 福建客家人的民系分布与人文特征 / 149
- 第十一章 闽西客家的从商性格与连城海丝之路 / 165
- 第十二章 从族谱资料看客家人向闽南漳州的迁移历史 / 178
- 第十三章 清代闽西客家商纲零拾 / 192
- 第十四章 连城四堡邹氏家族的妈祖信仰 / 199
- 第十五章 从客家族谱所见的两个史实问题 / 208
- 第十六章 俞大猷镇守南赣客家区域史料辑述 / 214
- 第十七章 内地客家研究的功利与学术倾向 / 221

跋 / 229



引言

近年来，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受到众多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几成显学。各种大小型研讨会次第召开，专门性的杂志和研究书籍也不断出版，成果不少。“客家学”的兴起，是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界的一件喜事。

研究“客家学”，自然是以“客家”为界定的。我们必须先弄清何为“客家”、客家的源流是什么，才能对客家的历史文化诸般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客家的源流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绝大多数的“客家学”研究者都信奉罗香林教授于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认为“客家人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民系；客家先民是因受到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侵扰的影响，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徙到南方来的；而且自认为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①。台湾学者陈运栋在《客家人》一书中指出：

罗香林先生为名史学家……他于民国二十二年（A. D. 一九三三）出版《客家研究导论》。于民国三十九年（A. D. 一九五〇），在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客家源流考》。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作品，为此后的客家问题研究者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②

罗香林教授的研究，比较强调客家的血统的追寻，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即社会上存在着某些“客家非汉族论”以及“客家为汉族与

① 陈运栋：《台湾的客家人》，台湾台原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② 陈运栋：《客家人》，台湾联亚出版社1981年3月第5版，第3～4页。

苗、瑶、壮、畲等族的混血种说”的偏见，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意义。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时至今日，许多研究者仍然过分强调客家历史源流与文化的特殊性，有些论者把客家问题孤立起来，“把它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割裂开来，有的甚至对立起来，于是越谈越玄，越走越远”。有些论者则称“客家是中国最优秀民族”，“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都强”。^①这种过分强调客家历史与文化特殊性的研究倾向，是值得重新探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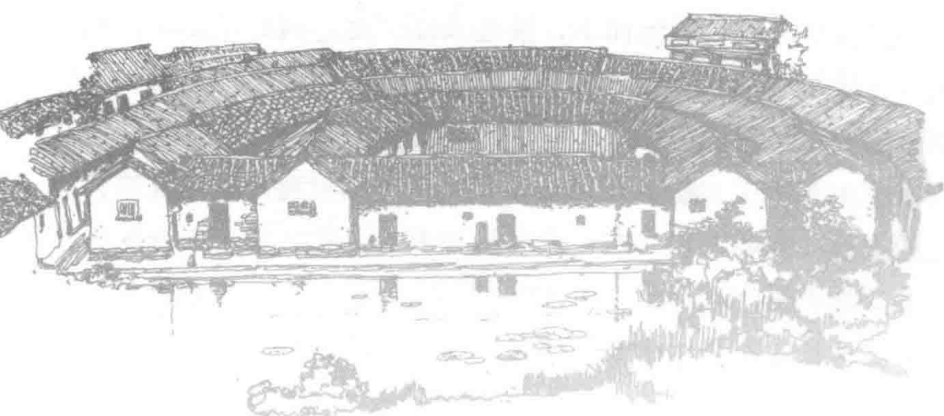
十年来，我断断续续地在福建、广东、江西一些城乡做社会调查，翻阅了不少客家与非客家汉民的族谱，从而逐渐使我对“客家是中原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怀疑，同时也引起我对客家源流重新探讨的兴趣。日积月累，居然搜集了不少资料，整理起来，便成了这本小册子。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对客家源流的看法，概括起来说，就是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血统并无差别，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大融合的结果。这种观点，当然与罗香林前辈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研究，完全是建立在罗香林教授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本书吸收了罗香林教授的不少合理观点，并非刻意标新立异。

为了论证我这观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摆出大量的史实记载，用坚实的资料支持论点。同时，本书所引用的族谱，有许多借阅于民间私家，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笔者尽可能地在书中加以引证保存。因此，本书或有堆砌资料之感，敬希同好们见谅。

^① 吴泽：《建立客家学刍议》，载《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上
编



第一章 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

本书以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作为研究基础和讨论对象，那么，有必要就此书的论点作一扼要的介绍。

《客家源流考》共分四个部分：一是绪论；二是中华民族的构造和演进；三是中华民族中客家的迁移和系统；四是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对于客家源流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罗香林先生在第二部分中，在简要地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构造和民族大融合历史之后指出，自秦汉以降，中华民族内地人民开始不断向南迁移。而第一次大迁移，“是由五胡乱华所引起的……内地的人民，因为不安于五胡的侵扰割据，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他们迁移的路线，与到达的地点，或移居的结果，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为一部分居于今日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的人民，当时称为‘秦雍流人’，他们辗转迁徙，初沿汉水流域，顺流而下，渡过长江，而达洞庭湖区域，其更远的，是溯湘水，转至桂林，沿西江而移入广东的中部或西部。其二为一部分居于今日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的人民，当时称为‘司豫流人’，他们辗转迁徙，初沿汝水，而下长江，渡江后，分布于江西的鄱阳湖区域，或顺长江而下，达皖苏的中部，或溯赣江，而至粤赣闽交界地。其三为一部分居于今日山东以及江苏安徽一部分的人民，当时称为‘青徐流人’，他们也辗转迁徙，初循淮水而下，越长江而分布于太湖区域，其更远的则分布于浙江福建的沿海”。^①

客家的中原先民也是在这一大迁移浪潮中开始逐渐南迁的。罗香林在第

^①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10页。

三部分中详细地描述了客家五次向南迁移的历史过程。其第一次的迁移，也是“受五胡乱华所引起……即五胡乱华后内地第二支南徙汉人即所谓‘司豫流人’的居地”。这支避难的汉族人民，自晋代永嘉（307—313）以后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省的中部南部，其近者则仍淹滞于颍淮汝汉诸水间……故自东晋至隋唐，可说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时期”。

客家的第二次向南迁移运动，“是由于唐末黄巢造反的逼迫……这次迁移，其远者已达惠、嘉、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长汀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赣南各地”。

客家的第三次迁移是迫于金人、元人的入侵，特别是南宋末年，宋帝南逃，宋臣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诸人在闽粤赣山区力谋抵抗，“于是闽赣粤交界地，遂成为双方辗转攻守的场所。向日居处此土的客民，或则辗转逃窜，流入广东东部北部；或则愤起勤王，随从帝驾，战死于冈州或崖门，而其结果，则成为客家第三次的迁移运动”。

客家的第四次迁移是在明末清初，“一方基于内部人口的膨胀，一方基于满洲部族入主中国的影响。盖客家的大部分于宋末至明初徙至广东内部后，经过朱明一代的生息，系裔日繁……当满洲的兵打至福建广东的时候，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徒众，举义勤王。迨至义师失败，遂多被迫而散居各地。而清朝政府于统一中国后，以四川及广东沿海各地以及台湾等，或以兵灾荒废，或以迁界衰落，或以本来人稀，不得不招致农民，前往垦启，于是而客家人士复构成为第四次的迁移”。^①

客家的第五次迁移，则在清代后期，当时因山区客家人口日众，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遂逐渐“南入高、雷、钦、廉诸州，而尤以高州的信宜，雷州的徐闻为最众，且渡海其远者至海南岛崖县及定安等地”。其他向广州、潮汕及香港九龙移居者，亦所在多有。

罗香林先生在详细描述了客家的五次迁移的历史过程之后，对客家的源流做了如下的总结：

根据上述，可见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

①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26页。